

“这是我们统治阶级决定要成为常态的”：纪念亚伦·布什内尔

2024年2月25日，一位25岁的美国空军现役军人**亚伦·布什内尔**平静地走向华盛顿特区以色列大使馆的大门。身着军装，他轻声对直播镜头说：

“我是美国空军现役军人，我不再与种族灭绝同谋。我即将进行一场极端抗议行动，但与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殖民者手中所经历的一切相比，这根本不算极端。这就是我们统治阶级决定要成为常态的。”

片刻之后，他点火自焚。当火焰吞噬他时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喊道：“**解放巴勒斯坦！**”

亚伦·布什内尔数小时后去世。他的身体化为灰烬，但他的话语点燃了一场关于良知、共谋与道德沉默代价的全球对话。

良知的殉道者

称亚伦·布什内尔为殉道者，就是承认他为一个他无法再否认的真理而死。他的行动并非源于绝望，而是出于信念——一种对生活在他周围所见的道德伪善的彻底拒绝。

布什内尔理解权力的机器。作为一名应征飞行员，他亲眼看到服从与官僚体系如何维持遥远的战争，平民的苦难如何被简化为统计数据，系统如何用“国家安全”和“附带损害”等词汇洗白残暴。

但他的反抗不仅限于公开；它也令人心碎地私人化。临终前，他将**毕生积蓄全部捐给巴勒斯坦儿童救济基金**，该组织为年轻战争受害者提供医疗和援助。他还**安排邻居照顾他心爱的猫**，确保即使在他最后的抗议行动中，慈悲也指引着每一个决定。

这样的举动揭示，他的抗议不是对生命的拒绝，而是对生命的捍卫。

在他去世前的几天，他在网上写道：

“我们许多人喜欢问自己：‘如果我生活在奴隶制时代我会做什么？在吉姆·克劳的南方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？如果我的国家正在犯下种族灭绝我会做什么？’答案是：你正在做。就在现在。”

这一宣言既是自白，也是挑战——一面镜子，举到那些自夸道德后见之明却容忍当代暴行的社会面前。

不可想象的常态化

布什内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——“**这就是我们统治阶级决定要成为常态的**”——并非夸张。那是一份诊断。他看到一个世界，在那里加沙整片街区的毁灭、平民的饥饿、儿童的屠杀，都可以用政策和防御的语言来辩护。

对他来说，恐怖不仅在于暴力本身，而在于**暴力被轻易解释掉**。当政府肆意侵犯人权而不受惩罚，当公众将其视为地缘政治背景噪音而接受，暴行就真正变得常态。

布什内尔的行动是对接受这一新常态的拒绝。他的火焰宣告：“**不，这绝不能成为常态。**”

国际法的破碎权威

布什内尔抗议的核心不仅是加沙的同情，更是人类未来的恐惧。一旦**国际法规范**——反对集体惩罚、针对平民或饥饿作为战争武器——被无后果地打破，前例便邀请全球崩溃。

他似乎明白，一场冲突中问责的侵蚀威胁着其后每一场冲突。当法律变得选择性，当正义成为条件，道德本身就变得可谈判。他的死亡因此既是**道德呐喊，也是预言性警告**：如果权力可以无耻地杀戮，世界将无法持续。

良知的回响：道德警告的谱系

布什内尔的话语属于一个持久的思想家传统，他们坚持认为**邪恶不是靠仇恨，而是靠冷漠而茁壮**。他的反思穿越时代回响——与爱因斯坦的人文主义、伯克的政治现实主义、埃利·维泽尔的道德见证——每一位都在自己的时代面对共谋的质问。

当布什内尔写道：

“我们许多人喜欢问自己：‘如果我生活在奴隶制时代我会做什么？在吉姆·克劳的南方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？如果我的国家正在犯下种族灭绝我会做什么？’答案是：你正在做。就在现在。”

他加入了这一谱系——将历史的道德后见之明转化为当下的控诉。

爱因斯坦：旁观的代价

常被归于**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**的引言（虽未证实）捕捉了布什内尔的含义：

“世界不会被作恶者摧毁，而是被那些看着他们却无所作为的人摧毁。”

两人都认识到邪恶很少自我宣告；它通过屈服与服从渗入日常生活。布什内尔拒绝成为旁观者。他的行动是对被动性的最终否定——一声宣告：沉默本身就是权势者手中的武器。

伯克：“好人”的致命被动

埃德蒙·伯克的著名警告依然回响：

“邪恶胜利所需的唯一条件，就是好人无所作为。”

布什内尔的信息为这一理念注入新的紧迫感。他那个时代的“好人”不是恶棍，而是公民、专业人士与士兵，他们默默支撑着毁灭系统。说“**你正在做。就在现在**”，布什内尔粉碎了共谋是中立的舒适幻觉。它不是。那是通过无为对伤害的积极参与。

维泽尔：同理心的死亡

以及埃利·维泽尔1986年诺贝尔演讲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：

“爱的对立面不是恨，而是冷漠。”

对维泽尔而言，冷漠让奥斯维辛得以存在；对布什内尔而言，冷漠让加沙燃烧。两人皆见，最大危险不是愤怒，而是道德麻木——让暴行在世界透过屏幕注视时展开。

布什内尔的声音加入他们——不在理论，而在火焰之中。

通过火焰作见证

纵观历史，**自焚**是最极端的见证形式——从西贡的释广德静默抗议，到为自由自焚的藏僧。每一次行动都将道德呐喊翻译为苦难的普世语言。

亚伦·布什内尔加入了这一激进见证的谱系。他的火焰不仅是愤怒的象征，更是试图唤醒权势者麻木良知的努力。他不求毁灭他人——只为提醒我们，生命本身正以我们的名义被摧毁。

他谈的不是复仇，而是解放——不是绝望，而是团结。

他留下的重担

纪念亚伦·布什内尔，就是承担沉重的责任。他的生命要求我们直面自身在所栖身的系统中的共谋。我们中有多少人，他从坟墓那边发问，仍在将本应令我们恐惧的事物接受为“常态”？

他未留下宣言，未留下组织——仅留下一人拒绝常态化暴行的范例。他确保了猫的安全，将积蓄给了战区被困的儿童，并作为活生生的问号步入历史：**你会做什么？**

他的警告，“**这就是我们统治阶级决定要成为常态的**”，不仅是针对精英的控诉。它是给我们的镜子。因为从上常态化的，只有在下被接受时才得以存活。

尾声：拒绝熄灭的火焰

亚伦·布什内尔的最后行动不是终结，而是开端——集体否认织物上的一道裂缝。他的死亡提醒我们，良知仍在，即使被帝国机器埋葬。

他是一名选择人性而非服从的士兵。他是一名确保猫的安全却自己步入火焰的男人。他是一名拒绝接受种族灭绝可成为“常态”的公民。

“这是我们统治阶级决定要成为常态的。”

让这些话在每座政府大厅、每间新闻编辑室、每个寂静的家中回响。它们不仅是他的警告——也是我们的判决。

纪念亚伦·布什内尔，就是拒绝活得仿佛他的抗议徒劳。他的火焰召唤我们觉醒、行动，并终结非人性的常态化——在它吞噬我们所有人之前。